纪实 内幕

80' 监狱黑幕

师妍等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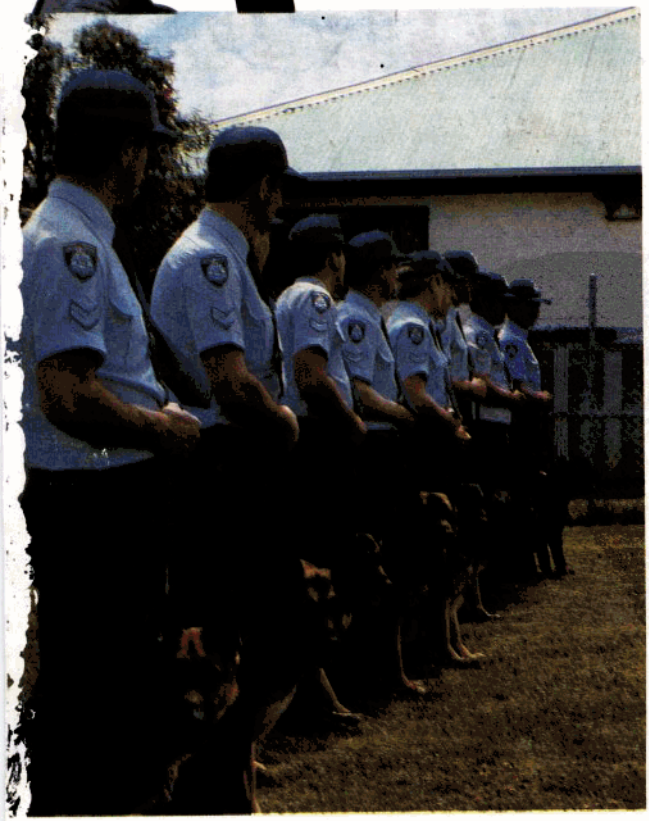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监狱，这个用高墙、电网、铁窗、哨楼筑成的神秘王国，许多年来被蒙上了层层面纱。环顾当今世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监狱多如牛毛。然而，监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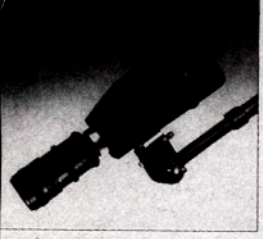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在国内第一次大胆集中披露鲜为人知的世界监狱内幕。书中有亘古未见的爱滋病监狱，有最肮脏、最血腥、最黑暗的妓女监狱、毒品监狱、金子监狱、军人监狱，也有震惊全球的监狱暴动真相、直升机劫狱始末、电椅处决死囚的详细经过。此外，西方监狱发生的狱警折磨囚犯、囚犯劫持强奸女看守以及囚犯之间的奇婚怪恋和相互残杀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也将摘去面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社会学家认为，监狱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上的真善丑恶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监狱内部整体运行。因此，客观、全面了解西方监狱内幕，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虚伪性，获得较为丰富的国际知识，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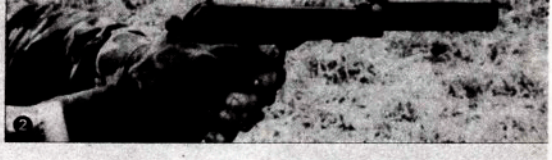
本书情节曲折，内容惊险，描写生动，资料翔实。不仅可供我国公安、武警、司法人员和爱好社会学、哲学、犯罪性、行为学、伦理学的朋友研究参考，而且可供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闲时翻阅欣赏，以飨好奇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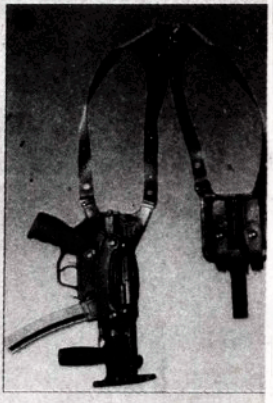
IK3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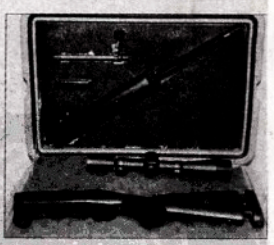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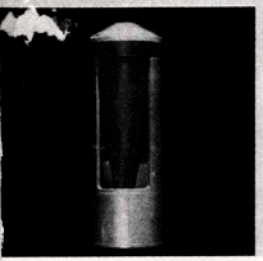
新式警用装备 新式警用装备











1. SV—553型固定摄象机　2. 92F型标准手枪的消音器　3. Delta-786型小型冲锋枪　4. 小型后背式枪套　5. 为HKMP5K型冲锋枪设计的320MP型贴身枪套　6. LS25型轻武器小型激光瞄具（只有一支笔型手电筒大小）　7. 可拆卸狙击步枪　8. AA1—40毫米破路障弹　9. Steyr-AVG突击步枪（配100发β弹鼓）

目　录

1、亚拉巴马州。密闭的囚车驶向远方。死囚爱滋病监狱。汤姆士带血的皮肉散落在水泥地上。深夜。莱恩尖叫："我还没死，不要把我推进焚尸炉。"……（ 1 ）

2、蒙特利尔。重刑囚徒获准狱外结婚。早晨。小轿车在寒风中飞驰而去。风流的杀妻犯偕夫人环球旅游度蜜月。……（ 13 ）

3、哥伦比亚。九名"女囚"铁窗探秘。阴森森的红墙上，一行大字赫然跃入眼里："欢迎你光临妓女的天堂！"……（ 28 ）

4、伊斯特汉。"获奖公牛"手挽"专职情妇"逛来逛去。"小镇"。普勒斯说："我们对'房管员'无能为力。"……（ 44 ）

5、台北看守所。囚犯"跳房"大开赌场。"节日优待"。牢房里唱起《绿岛小夜曲》。深夜，小囚徒忍痛将钞票塞进阴私处。……（ 62 ）

6、法国南特市。重刑犯掏出手枪瞄准法官后脑勺。库图瓦在电话上对记者说："我宁愿再次犯罪，也不愿重回黑暗的牢房。"……（ 85 ）

7、拉纳姆藏监狱。冬夜响起爆炸声。寒风中，超级罪犯"胜利"大逃亡。狱警无奈，"自愿"敲开地狱之门。……（ 98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8、银幕。《阿尔卡特拉兹大逃亡》惊心动魄。敬请观看吧，刚从狱中出来的风流间谍托，抢银行去吧！我要投奔克格勃。……（110）
9、新店第八监狱。“天道盟”黎明发出战斗信号。傍晚，“一心会”陷入火海，高挂免战牌。军法官作证，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127）
10、佛罗里达州。250名死刑犯静候上帝召见。清晨7点。2000伏高压电通过邦迪的身躯。他拱起背，伸直腿，攥紧拳头，鼻尖上闪过电流的弧光……（134）
11、莱恩河畔。漂亮女郎驾着直升机光临监狱。潇洒的米歇米扔掉手铐爬上绳梯回首微笑，亲爱的，再见了！……（150）
12、纽约里克斯岛，典狱长声称要用自己去换女看守。面对地狱。囚犯抽签定生死。打伊勒发表谈话：这里只有来的“单程车票”。……（158）
13、隔离囚室。记者披露大监内幕。司法部调查结论：囚徒拒绝重获自由。大个子康坦致信律师：“我无辜被狱警戴上了手铐。”……（171）
14、黄城。哈里斯提供秘密情报：铁窗内有一条运送可卡因的“黑色通道”。午夜，亚马汗“请求”警卫拔下自己的金牙。“雪貂行动”。管理员被押上审判台。……（195）
15、罗马。议员之间爆发“战争”。大墙深处。丽娜小姐抖出“金子监狱”内情。《快报》记

者特别报道：数十亿美元的监狱经费落入了部长腰包。……（209）
16、洛杉矶。岛树间摇着肥股进了牢房。曼哈顿。监狱长对日本人说："接吻，是拐带海洛因的最好办法。"……（225）
17、西西里岛。黑手党"关心"狱中同伙。巴勒莫特种监狱。探监的妻子"无意"看见服刑的丈夫投入女囚的怀抱。……（241）
18、巴黎。抢劫犯爬上热气球乘风而去。警报声中，神秘女郎跳起了"华尔兹"："朋友们，请跟我来！"……（257）
19、阿莱亚小镇。亨利克黄昏捏住爱莲娜小姐温柔的双手。"蓝色城堡监狱"。"烟鬼"用钢丝钳拧下记者的门牙。《大赦国际》发表报告：这是世界上最野蛮的地方。……（270）
20、布莱顿监狱。两名女人深夜脱光了衣服。铁窗旁。"篮球明星"佛莱德莎坦然告诉管理员：我是同性恋者，有权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操作"。……（282）

1、亚拉巴马州。密闭的囚车驶向远方。灰岩爱滋病监狱。汤姆士带血的皮肉散落在水泥地上。深夜。莱恩尖叫："我还没死，不要把我推进焚尸炉。"

萧　鹤

1985年10月25日，星期五。一个阴雨绵绵、清冷阴沉的日子。

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州监狱。拉着带刺铁丝网的高墙下，5名身穿制服、荷枪实弹的狱警，在典狱长的率领下，默默注视着监房门前的一辆囚车。秋风愈刮愈猛，监狱办公大楼顶上的美国星条旗发出噼噼啪啪的飘动声。密闭的囚车仿佛象一具棺材孤零零地摆放在雨中。

典狱长曾在这里送走了许多刑满释放的囚徒。每一次那些即将获得自由和新生的犯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拥抱典狱长，而典狱长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送上一束鲜花或是几本书。可这一次，往日那种喜悦的气氛被无情的秋雨，荡涤得一干二净。没有鲜花，没有笑容，也没有继续服刑的囚犯们羡慕的目光，大家只是以怜恤而惋惜的目光注视着即将开动的囚车。

"哐当"监房沉重的铁门打开了。一个消瘦憔悴的年青人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狱医。

"莱恩，你已染上了疾病，现在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治疗。"典狱长一边说一边给这位叫莱恩的年青囚犯戴上了

手铐。

“你们要把我送到那里去？”也许是刚离开黑暗的监房，还不太适应室外刺目的光线，莱恩眯着本来就不大的双眼，抬头看了一眼被秋雨淋湿已不再飘动的星条旗，又看了看两米外的囚车和几名如临大敌的狱警，不紧不慢的问了一句。

没有人回答他。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实在太恐怖，太危险。

“上车。”

一个狱警伸手打开囚车的车门，将一个简单的旅行包扔了进去。

囚车启动了。在沉闷的马达轰鸣声中，莱恩弯腰钻进了用钢筋和玻璃钢隔成单间的囚车。

“呜—呜—”刺耳的警笛声中，囚车缓缓驶出监狱大门，转眼间便消失在蒙蒙的雨幕之中。

“他们到底要将我送到哪里去呢？”囚车行车的路线很陌生，凭感觉，莱恩判断囚车正在驶向北边的韩特市。可到韩特市去干什么呢？莱恩抬起头，透过子弹也击不穿的钢化玻璃，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群山和森林，眼里涌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

如果不是身陷囹圄，眼下正是远郊旅游的好时节，可现在却不知命运要将自己抛向何方。

“唉，”莱恩轻叹一声，从脸颊上拭去苦涩的泪水，绝望的闭上了双眼。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年华，却因抢劫民宅和逃狱的罪名，被判处了25年徒刑。25年，多么漫长而难熬的日子啊，可现在才刚刚开始。

没有人告诉莱恩要迁移到何处去，但莱恩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迁移。

“笛，笛”囚车拐弯离开高速公路，驶上了一条不平整的碎石路，车速已明显地慢了下来。

“快到了。”莱恩勉强抬起头，打量窗外的景色。突然间，几个醒目的英文字母跃入莱恩的眼帘：“Linmetont”

“灰岩！”莱恩早已听说过这座被人们称为灰岩的卡普修监狱。他不知道在这里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囚车缓缓停了下来。

“下车！”囚车的门打开了。莱恩走出囚车，站在原地等着。他知道，每一座监狱对新来的囚犯都要仔细搜身，以防把危险物品挟带进牢房。可奇怪的是，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没碰他一下，甚至连话也不愿对他多讲。

“莱恩，跟我来。”一位戴着白手套的狱警用钥匙打开莱恩的手铐，恶狠狠地命令道。

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和六道铁栅栏门，在一处标有浴室字样的门前停下了。

“先去淋浴。淋浴后换上新的囚服，现在穿的衣服全部抛进废物筒。”

“这……”莱恩还想问什么。

“进去！”狱警高声怒吼，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莱恩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走进了浴室。刚一踏进用厚尼龙帘子隔开的浴室，莱恩就后悔了。浴室不大，四面墙上装镜子，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视摄相机镜头。然而，墙角却堆着一堆发臭的污物，瓷砖地板上隐约可见血迹。

莱恩走到淋浴水管下，打开开关，打算好好享受一下温水的按摩。但他失望了。水管里流出的不是清新的温水，而是刺鼻呛人的纯漂白水。

“真倒霉！”

莱恩三下五除二擦干身体，穿上条纹布制成的囚服，走出浴室，打算到自己的监舍去休息。

“站住！”戴着一次性使用口罩的武装狱警一声断喝，将莱恩牢牢地钉在了原地。

“把你走过的地板擦拭干净！”狱警怒目圆睁，扔下一条擦布便退到了一边。

“……　……”莱恩转过身，似乎没有听清对方在说什么。

“楞着干什么。擦地板。”狱警铁青着脸，把手移向了挂在腰间的电警棍。

“我擦，我擦……”莱恩极不情愿地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倒退着擦拭自己留下的看不见的脚印。已经在狱中度过几个春秋的莱恩，心中非常明白狱警手中的电警棍不是吃素的。

转眼五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提审莱恩。莱恩每天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淋浴——擦地板——在隔离室中静坐。

第六天的上午，终于来了一位戴黄色口罩的狱医。莱恩满怀希望，以为医生要为自己检查身体，进行治疗。可这位狱医却冷冰冰地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莱恩，你得了爱滋病，将会因此而死。谁也没办法救你。”

莱恩木然地看着狱医，一句话也没说。

天黑了，监狱的夜晚格外冷清，没有音乐声，没有笑声，只有狱警巡逻时大头皮鞋碰击地面发出的沉闷响声。望着牢房那一盏低压防爆灯泡散发出的惨淡白光，莱恩没有睡意，只有绝望。

爱滋病，这种医学上称之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疾病，1981年6月才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公诸于世。然而，患上这种病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并且至今尚未有任何方法可以治愈。入狱之前，莱恩从电视、报纸上对爱滋病这几个字的英文缩写AIDS，早已见惯不惊，并且也知道这种病毒是通过性接触和血液传染等途径传播。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性交伙伴竟也患有爱滋病。

“一夜风流，遗恨终身啊！”莱恩此时此刻，只有坐以待毙。

窗外透进缕缕晨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可新的生活对莱恩却毫无意义。亚拉巴马州这座现代而又干净的“死屋”灰岩监狱，比从前西伯利亚设备简陋的流放监狱更显得可怕。这个监狱中恶名昭彰的“雷霆囚舍”是一种新的死牢，里面住的是该州带有爱滋病毒的男囚犯。囚舍四周有两层铁丝网栅栏，上面还镶着一圈锐利的铁刺和铁片。关在这里的130名囚犯，不能和其他未受感染的犯人接触，也不能做监狱中平常的工作。每天囚犯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三三两两的狱警聚在铁丝网外轻声交谈：“就是他吗？他也得了爱滋病。”“这些该死的爱滋病囚犯，使我们也不得安宁。”

其实，隔离病患的观念古已有之。几百年来，公共卫生当局也诉诸隔离以防止疾病蔓延。尽管有些保守人士竭力呼吁，政府却从未广泛对爱滋病患者进行隔离。在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和亚拉巴马州一样，已对带有爱滋病毒的囚犯进行隔离，但迄今未能证明隔离是否有其必要，即使是在监狱内。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推翻的：在亚拉巴马州的实验和类似的监禁方式中，每个受刑人的个人尊严和心灵平静受到的打击令人不寒而栗。“雷霆囚舍”是美国人，不管他是囚犯还是自由人，最不愿意住进去的房子。

的确，在“雷霆囚舍”，灰暗的白天和恐怖的夜晚都带来极端的痛苦。

莱恩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着。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死神在一天天逼近。莱恩的梦魇在第一名囚犯死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怪圈。

莱恩的牢房在一楼，一眼看去就象马戏团关猛兽的铁笼。除莱恩外，陆陆续续又有6名爱滋病囚犯住进了这间与世隔绝的笼子。

“我叫汤姆士。今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这天中午，一个自称叫汤姆士的男囚犯走进了“雷霆囚舍”。

“我叫莱恩。比你先到几个月。”莱恩先入为主，俨然摆出一付牢头的架子。

“是吗？”汤姆士乜了一眼，旁若无人地走到自己的小床前，点上一支烟，闭目养神。

“混蛋！你给我起来！”莱恩气不打一处来。其他几个比汤姆士早进“雷霆囚舍”的男犯，对莱恩从来不敢这样没有礼貌。

“怎么，想打架？”汤姆士头也不抬问了一句。

“你，有你小子好受的。”莱恩斜眼看了看汤姆士壮实的身躯和发达的肌肉群，只好灰溜溜地作罢。

囚犯多了，“雷霆囚舍”的气氛比往日活跃了一些。起初，莱恩和其他几名囚犯忙着彼此争吵，并未在意傲气实足的汤姆士。这几名被判了死刑的爱滋病囚犯，包括莱恩在内，都是同性恋“专家”。白天，大家无所事事，除了看电视、听收音机，就是抽烟；晚上，几乎都要发生争夺性交伙伴的“战争”和见不得人的性关系。汤姆士是同性恋的高手，性欲又特别旺盛，总是众人争夺的目标。有好几次，为了与汤姆

士交欢，莱恩不惜与其它犯人大打出手，直至打得头破血流才罢手。

6 名囚犯，刚好 3 对。即使是得不到汤姆士的亲睐，也总能找到其他的伙伴，而不至于放单轮空。所以，“雷霆囚舍”尽管时常发生“战争”，但大家总算还能“和平共处”。他们没有要做的工作，没有宗教礼拜，没有教育课程，也没有职业训练，做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这里的人，不分黑人和白人，扒手与吸毒者，强奸犯和杀人犯，均杂处一室。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带着一种致命的病毒，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惧。

然而，莱恩的好境不长。很快，傲视群众的汤姆士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了。

“莱恩，帮帮我……”汤姆士从早到晚都在痛苦的呻吟着。他的头发开始成把地掉落，他的手指肿得比正常人大一倍。每天，他的皮肉大块大块飘落在地板和床单上。

可是，谁也帮不了他。狱医和警卫被这种景象吓坏了，对垂死挣扎的汤姆士避之如蛇蝎，有时让他躺在尿湿的床单中几小时也不理他。

其它囚犯也怕死了。他们每天经过汤姆士的牢房，仿佛看到躺在他床上的是他们自己。同一囚舍的毒品贩威廉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因为同样的病毒而和汤姆士一样痛苦的死去。我们谁也不愿去想，我们也可能象他那样孤独的死去。”

既然终究逃脱不了死神的折磨和惩罚，还不如干上点什么。带着恐惧的囚犯们聚在一起，悄悄讨论汤姆士的病情，并想尽办法解除他的痛苦和排遣他的寂寞。除此以外，他们还推想，如果去帮助汤姆士，也许能向狱医和狱警证明，爱滋

病没什么好怕的，死神也不可怕，这样，在自己病情恶化时，或许狱医和狱警会给自己更多的帮助和照料。

“喂，我说威廉斯，咱们去给汤姆士换换床单。”主意打完之后，莱恩便和其他爱滋病囚犯戴上口罩和手套，开始到汤姆士的病房为他清理垃圾和换浓血污染的床单。有时，他们把堆积在床单上的皮屑掸掉，然后用拖把清扫地板；有时，则轮流给奄奄一息的汤姆士讲笑话。

“我，我想洗个澡。”这天上午，衰弱的汤姆士突发奇想。可他没走多远，便重重跌倒在亚麻油毡地板上。

“能挺住吗？”莱恩连忙上前扶起他，关切地问道。

“行，行。”

莱恩扶着汤姆士走进浴室，并帮他打开淋浴开关。可一个狱警却在一边袖手旁观。监狱毕竟是监狱。狱警的任务是警卫，他没有义务去搀扶爱滋病囚犯。爱滋病囚犯们想感动狱警的愿望落空了。

死神终于降临了。

1986年5月14日，星期三。汤姆士饱受爱滋病折磨后，带着痛苦的表情离开了牢友。监狱的职员谁也不愿去碰他，也没有人通知殡仪馆来运走尸体。

盛夏的牢房，温度高达30°C。很快，汤姆士的尸体开始腐烂，并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尸臭味。

半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来打点后事。“雷霆囚舍”里其他惊恐不安的囚犯实在忍受不了身边的尸体。他们又是高声尖叫，又是蹬脚、摇晃铁门，但除了他们自己的声音外，看不见一个狱警。

第二天一早，典狱长怀特才接到汤姆士死亡的报告。怀特匆匆与亚拉巴马大学韩特市分校的法医专家商量后，下令

把汤姆士的尸体装在有拉链的藏尸袋里，并固定在手推车上，储放在一部空的食品冷冻柜里，就象存放一块冻牛肉一样，等着汤姆士的亲属来认领。

“这太可怕了。”这一夜，莱恩和其他囚犯都没有心思再发生“战争”。躺在墙角的小床上，莱恩在经过白天的恐惧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忽然，他看见两名戴着口罩和橡皮手套的狱医走到自己床前，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死了，去叫典狱长来”。接着典狱长进来，也宣布他已死亡。于是，几个人把他放在担架车上，推向停尸间。但当停尸间的门打开时，莱恩吓晕了。停尸间里有个焚尸炉，正在焚烧尸体。莱恩一面尖叫着：“等等，我还没有死，不要把我放进去！”一面溜下担架车，想离开停尸间。但狱医和狱警不听他的叫喊，继续把他推进焚化炉的熊熊火焰中……

“啊——”莱恩惊叫一声吓醒过来。原来，这只是一场恶梦。他气喘吁吁，手放在剧烈起伏的胸口上，心惊胆战地点上了一支烟。

汤姆士的死，使“雷霆囚舍”的爱滋病囚犯们产生了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绝望心情，同时也加重了狱警和狱医们心中的阴霾。

谁也不敢保证，令人毛骨悚然的爱滋病不会从囚犯身上传到狱警和狱医的体内。

1988年1月一个寒冷阴森的清晨。华尔和一名女狱警走进了“雷霆囚舍”76号牢房。今天，他们奉命搜查囚犯们的违禁品。

身材魁梧、不爱多说话的华尔今年刚好34岁。1985年才到卡普修监狱管理“雷霆囚舍”的爱滋病囚犯。平时他处处小心，尽量不与囚犯们接触，以防自己染上闻之色变的病

毒。

76号牢房内住的是盗窃犯华兹。这人喜怒无常，脾气暴躁，跟谁都合不来。搜查华兹的物品，华尔和他的女同伴，心中都觉得有点紧张。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华兹，起来。”华尔厉声命令躺在床上的华兹穿好衣服靠墙角站好。华兹站起身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着华尔。

床垫下没有什么违禁品。华尔的同伴却在床底下的盒子里发现了两支黑色的笔。

“这是什么：”华尔把笔放在床垫上。女狱警站在一边审视着华兹。

华兹一把将笔抓在手中，同时高声尖叫：“把队长找来，你们不能把我的笔拿走！”

莱恩和其他囚犯站在远处围观，有人幸灾乐祸地吹口哨、鼓掌、瞎起哄。

“把笔放下！”华尔知道，不让囚犯的恐吓阻止他继续搜查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其他囚犯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决定给华兹戴上手铐。

“脸朝下，爬到床上去！”华尔取出手铐，但华兹拒不服从。“混蛋！”华尔怒不可遏，用力将囚犯按倒在床上。可当他的右臂滑过华兹的肩膀，打算锁住华兹的喉咙时，华兹立即用牙齿狠狠咬住华尔的前臂，并穿过衣服，在皮肤上留下了美金五毛钱硬币大小的齿痕。

“哎哟。”华尔惊叫一声松开了华兹。等到其他警卫赶来制服华兹时，这名爱滋病囚犯仍然张牙舞爪，象只疯狗一样想咬在场的每一个人。

“唾液是传播爱滋病的主要渠道之一。”华尔转身飞快地奔向医务室。在这一百多米的疾速奔跑中，华尔心中既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